

子海精華編

主編 王承略 副主編 聶濟冬

漢學商兌

[清] 方東樹 纂 漆永祥 點校

 鳳凰出版社

子海精華編

主編 王承略 副主編 聶濟冬

漢學商兌

清方東樹 纂 漆永祥 點校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漢學商兌 / (清) 方東樹纂 ; 漆永祥點校. — 南京:
鳳凰出版社, 2016.6

(子海精華編 / 王承略主編)

ISBN 978-7-5506-2374-3

I. ①漢… II. ①方… ②漆… III. ①國學—研究
IV. ①Z12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088115號

- | | |
|-------|---|
| 書名 | 漢學商兌 |
| 著者 | (清)方東樹 纂 漆永祥 點校 |
| 責任編輯 | 陸揚 |
| 出版發行 |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郵編:210009 |
| 出版社網址 | http://www.fhcbs.com |
| 經銷 |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排 | 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 |
| 印刷 | 江蘇鳳凰揚州鑫華印刷有限公司
揚州市江陽工業園蜀崗西路9號,郵編:225008 |
| 開本 | 890×1240毫米 1/32 |
| 印張 | 7.25 |
| 字數 | 151千字 |
| 版次 |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
| 標準書號 | ISBN 978-7-5506-2374-3 |
| 定價 | 45.00圓 |
-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514-85868858)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子海》整理與研究”成果
山東省社科規劃重大委托項目成果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子海》整理與研究”成果之一

《子海精華編》

工作委員會

顧問：林書香 謝玉堂

主任：張榮 孫偉

副主任：李建軍 胡金焱 張建康 周斌

委員（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飛 王君松 王學典 方輝 巴金文 邢占軍

李平生 李劍峰 余江濤 宋春玲 陳宏偉 鄒難

趙志剛 劉兵 劉丕平

編纂委員會

學術顧問：安平秋 周勛初 葉國良 林慶彰 池田知久

總編纂：鄭傑文（首席專家） 王培源

副總編纂：王承略 劉心明

委員（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瑋 王震 王小婷 王國良 李梅 李士彪

李玉清 何永 宋開玉 苗菁 林日波 馬慶洲

郝潤華 姜濤 姜小青 秦躍宇 高海安 陳元峰

黃懷信 張兵 張曉生 單承彬 蔡先金 漆永祥

鄧駿捷 聶濟冬 蘭翠 竇秀豔

審稿專家：周立昇 鄭慶篤 王洲明 吳慶峰 林開甲 張崇琛

唐子恒 徐有富

執行主編：王承略 聶濟冬

執行編纂(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 皓	王軍傑	布吉帥	呂倩嵐	李 飛	李 濤
李才朝	李秋丹	宋 凱	宋豔麗	馬常錄	高金霞
陳旭寧	陳恒新	孫 娟	許建立	康廷山	葛洪春
蔡 喆	鞏玉婷	劉婷婷			

編 務: 張 櫻 鄭珺霞 劉 端 孫紅苑

《子海精華編》出版說明

“子海”，即“子書淵海”的簡稱。“《子海》整理與研究”課題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山東省社科規劃重大委托項目。該課題分《珍本編》、《精華編》、《研究編》、《翻譯編》四個版塊，力圖把子部珍稀文獻、精華文獻進行深層次的整理、研究和譯介，挖掘子部文獻的價值，促進子學研究的發展。

山東大學向來以文史見長。古籍整理與子學研究，是其中的傳統研究方向。“《子海》整理與研究”，是在山東大學前輩學者高亨先生積 30 年之力陸續做成的《先秦諸子研究文獻目錄》的基礎上，由已故著名古籍整理與研究專家董治安先生參與策劃、設計的大型綜合研究課題。課題立項後，得到了中宣部、教育部、財政部、山東省政府和山東大學的大力支持，學界同仁踴躍參與。《精華編》的整理研究團隊近 200 人，來自海內外 48 所高校和研究機構。在組織管理上，《精華編》努力探索傳統文化研究協同創新的新體制、新機制，現已呈現出活力和實效。

華夏文明是由多元文化構築而成的。中國古代子部典籍，以歷代士人個性化作品的形式，系統性地展示了華夏民族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立體性地反映了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發展的貢獻。其中，無論是宏篇大論，還是叢殘小語，都激蕩

著歷史的聲音，閃爍著智慧的光芒，構成中國古代思想、藝術、科技和生活方式的主體內容。《精華編》通過對子部最優秀的典籍的整理，一方面擷英取粹，為華夏文明的傳播提供可靠的資源和文本；另一方面以古鑒今，為當下社會的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撐。並希望進而梳理中華傳統文化的多元結構，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貫文脈。

根據漢代以後子學發展和子部典籍的實際情況，參照官私目錄的分類與著錄，《精華編》選取先秦諸子、儒學、兵家、法家、農家、醫家、曆算、術數、藝術、雜家、小說家、譜錄、釋道、類書等十四個類目的要籍幾百種，編為目錄，作為整理的依據，而在成果展現上則不出現具體的類目。為統一體例，便於工作，《精華編》編有詳細的《整理細則》，並有簡明的《整理要則》，供整理者遵循使用。

《精華編》整理原則是，對每種子書的整理，突出學術性、資料性和創新性，力求吸納已有的整理成果，推出更具參考價值、更方便閱讀的整理文本。所採用的整理方式，大體有三種：一、部頭較大且前人未曾整理者，採用標點、校勘的方式整理；二、前人曾經標點、校勘者，或採用抽換更好或別具學術特色底本的方式整理，或採用集校、集注的方式整理，或採用校箋、疏證的方式整理，或綜合使用以上方式；三、前人已有較好的注本者，則採用集注、彙評、補正等方式整理。

《精華編》採用五次校審、遞進推動的管理程式，即：一、初校全稿。子海編纂中心組織碩、博研究生，修改文稿錯別字，規範異體字，調整格式，發現並標明校點中的不妥之處。二、初審文稿。子海編纂中心的編纂人員根據情況，解決初校時發現的問題，並判斷書稿的整體質量。三、匿名評審。

聘請資深教授通審全稿，全面進行學術把關，消滅硬傷，寫出審稿意見。四、修改文稿。子海編纂中心及時把專家審稿意見反饋給整理者。整理者根據審稿意見修改，做出新文稿。五、終審文稿。待新文稿返回子海編纂中心后，總編纂作最后的學術質量把關。五步程序完成後，將文稿交付出版社。

五次校審的目的是爲了保證學術質量，提高整理水平，減少錯訛硬傷。但校書如塵埃落葉，隨掃隨有，《精華編》雖經多道程序嚴加把關，仍難免有錯，懇請方家不吝指教。子海編纂中心將及時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把工作做得更好，以實現課題設計的初衷。

整理說明

《漢學商兌》四卷，清方東樹撰，爲其一生代表作與成名作。是書自面世至今，已有二十餘種版本刊行，近年來更是收入各種影印叢書中廣爲流傳，但遺憾的是至今尚無一校勘精良的善本。

一 《漢學商兌》的編纂背景與衛道目的

方東樹(1772—1851)，字植之，號歇庵、冷齋等，晚自號儀衛老人，學者稱儀衛先生。清安徽桐城人。諸生。學古文於姚鼐，與梅曾亮、管同、劉開並稱“姚門四傑”。桐城方氏，世守朱子之學。故東樹既幼承家範，又尊姚鼐，以朱子爲宗。前後應鄉試十次，皆不舉。一生南來北往，客游凡五十年，或助修方志，或課徒爲生。著有《漢學商兌》四卷、《書林揚鱗》二卷、《大意尊聞》三卷、《昭昧詹言》十卷、《續昭昧詹言》八卷、《考盤集文錄》十二卷等。

然而，元明至清，宗朱子者甚衆，爲何卻是方東樹纂輯《漢學商兌》，向漢學家發難呢？簡單來說，可以歸結爲五個原因：一是如前所述，方東樹學宗朱子，以衛道者自居，不容他人對程朱理學有所批評；而漢學家蔑視性理之學，奚落朱子。二是桐城學者以方苞爲大宗，而漢學家蔑視方苞；即方

東樹之師姚鼐，也不受漢學諸家重視，落寞至極；這些積怨至方東樹，終於暴發。三是方東樹本人的性格，輕率易怒，喜好駁辯，爭強鬥狠。四是當時漢學大盛，並得到阮元等封疆大吏的支持，令方東樹感到極大的焦慮與不安。五是江藩《漢學師承記》等書在廣州的刊行，招來了方東樹的極度憤慨，成為其纂《漢學商兌》與《書林揚觴》等書最直接的導火綫。

方東樹對學術是非的判斷，有極深的門戶之見，他衡量學人學說的標準，即是否尊奉程朱，所謂“攻程朱者，必無君子，心術邪也”。^① 他竭力為宋明理學爭正統，認為朱子學為不易之真理，乃道統之正極。方氏以為當時漢學鼎盛，已成熊熊烈焰，燃遍大江南北，“名為治經，實足亂經；名為衛道，實則畔道”。^② 因此，方東樹纂《漢學商兌》就是要依仿孟子，與漢學家爭辯，以掃滅異端，維護道統。方氏將自己比喻為滅火之鸚鵡，向漢學家發起了猛烈的攻擊，而他灑向這場漢學烈焰的“翼間水”，^③ 就是鬥湊而成的百衲篇——《漢學商兌》。

二 《漢學商兌》的編纂刊刻與流傳

據筆者的考證，《漢學商兌》的編纂時間，大致在道光四、

① 清方東樹纂《漢學商兌》卷下，望三益齋同治十年重刊本，第6冊第32b頁。

② 清方東樹纂《漢學商兌·序例》，望三益齋同治十年重刊本，第1冊第1b頁。

③ 清方東樹著《書林揚觴》卷下《序纂》，見《四庫未收書輯刊》（據清同治十年望三益齋刻本縮印）第9輯第15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頁。

五年間，有部分成稿，此後不斷修改，於道光十一年冬初刊，^①此後仍不斷修訂。道光十八年九月，方東樹在粵東修《粵海關志》，復成《刊誤補義》二卷，包括《漢學商兌刊誤補義》一卷、《書林揚鱗刊誤補義》一卷。其中有關《商兌》者六十餘條，近三萬字，主要是增添了大量注釋，以補充證據，增強說服力，而毒詬咒詈漢學家的字詞，則有刪汰者，復有增加者。另外，初刊本中常有引用佛教用語，以證成其說的語句，也明顯地被刪汰。總之較初刊本有極大的不同。

今所見《漢學商兌》版本，或稱三卷，或稱四卷，則因其卷中又分上、下兩卷之故。^②道光辛卯冬初刊本，經太平天國之亂，版毀無存。同治十年吳棠望三益齋所刻《漢學商兌》本，是由方東樹之侄宗誠與東樹孫方濤等校訂後，刊行於成都。是本以初刻本為底本校勘，又逐條增入《刊誤補義》，偶有刪削處，乃方宗誠、吳棠等所為，主要是汰去方氏詬詈太過之語句，以代為遮醜而已。

晚清以來，受曾國藩、李鴻章、吳棠、陶澍諸人表彰，《漢學商兌》盛行於世。自道光辛卯冬初刊至今，前後有二十餘種版本，但大要不出兩個系統。光緒八年四明華雨樓重校本、吳縣朱記榮《槐廬叢書五編》本（《叢書集成續編》本即祖此本）、孫溪朱氏刊本及《續修四庫全書》本等均沿襲道光十一年初刊本，可謂“初刊本系統”；而涂宗瀛六安求我齋刊本、方宗誠校刻《方植之全集》（《儀衛軒全集》）本、《西京清麓叢

① 按方東樹纂《漢學商兌刊誤補義》卷首謂“往歲辛卯，《漢學商兌》稿成，一同志勸刊行之”，此為刊行於辛卯之確證。

② 按方東樹上阮元書自稱“三卷”，而方宗誠《校勘漢學商兌叙》稱“四卷”。今從道光辛卯冬初刊本封面題籤，本文一律稱之為“四卷”。

書》本，以及民國間《萬有文庫》本等，則皆以吳氏望三益齋刻本爲宗，因爲增入方氏《刊誤補義》，故較初刻本溢出約五分之一的文字內容，可稱爲“望三益齋刻本系統”。諸本相較，望三益齋刻本堪爲該書最完備的版本。但由於學界對《漢學商兌》版本情況並不瞭解，所以影印出版者在選擇版本時，研究者在引用該書時，反以初刊本爲多，這顯然是不妥當的。

三 《漢學商兌》的編纂體例與主要内容

“商兌”一詞，出自《周易·兌卦》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朱熹以“商度”釋之，即商酌、商榷之義。故《漢學商兌》者，即“漢學商榷”之義。從方東樹書中內容來看，也可以釋之爲“漢學批判”，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漢學流毒大揭發大批判”。

《漢學商兌》的編纂體例，方東樹在《凡例》中說得很清楚，即“仿朱子《雜學辨》例，摘錄原文，各爲辨正於下”。^①至於全書內容，方氏又曰：

此書本止一卷，首尾脈絡相貫，以篇葉較多，分爲三帙。首溯其畔道罔說之源；次辨其依附經義小學，似是而非者；次爲總論，辨其詆誣唐宋儒先，而非事實者。^②

按今《商兌》一書，其中卷上六條，卷中上二十五條，卷中下二十五條，卷下十條，總六十六條，先引用漢學家一人或數

^① 清方東樹纂《漢學商兌·凡例》，望三益齋同治十年重刊本，第1冊第2b頁。

^② 清方東樹纂《漢學商兌·凡例》，望三益齋同治十年重刊本，第1冊第4a頁。

人之觀點，然後一一進行駁斥。全書卷上、卷中之上所辨，即其所謂“畔道罔說之源”。卷中之下即“辨其依附經義小學，似是而非者”。接下來便是“總論”，即是方氏全書攻擊的核心。

《漢學商兌》對漢學家的駁訐，所采取的方式是追根溯源，一網打盡，全面開火，重點進攻。從漢代許慎、鄭玄諸家，至唐人義疏，宋代黃震以降至清中葉學者，皆在其攻擊範圍之內，而尤以黃震、顧炎武、戴震、惠棟、段玉裁、阮元、江藩諸家為最。方東樹對清代漢學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全方位否定的。本來，在《商兌》初刻本中，還稱贊“近人說經，無過高郵王氏《經義述聞》，實足令鄭、朱俯首，自漢唐以來，未有其比也”。^① 此段文字為後世研究者廣泛稱引，但不知在《刊誤補義》中已被方氏刪汰。他對漢學家小學成就的些微肯定，也只不過是說他們是在抄撮漢魏以來成果甚至朱子成績的基礎上有所發明而已。

四 《漢學商兌》簡評

《漢學商兌》自面世至今，對其評價褒貶不一。褒揚者主要肯定《商兌》兩方面的功績：一是受到《漢學商兌》的猛烈攻擊，漢學弊病盡顯，從此衰微；一是《商兌》的面世，起到了調和漢宋之爭的作用。對《商兌》提出批評的，也主要針對兩個方面：一是對方東樹惡劣文風進行批評；一是認為《商兌》只是一味尊朱，並無新見，其所起作用有限，甚至沒起到什麼作用。

^① 清方東樹纂《漢學商兌》卷中之下，道光十一年初刻本，第33b頁。

那麼,《漢學商兌》是否真正起到了使漢學衰微,並開啓漢宋調和的作用呢?筆者以爲其說誇大過實。方東樹對漢學的攻駁,的確使人們更爲清楚地認識到弊病叢生的漢學,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就當時學界情形而言,對漢學攻駁,也並非始於姚鼐、方東樹等人,而早在他們之前的袁枚、翁方綱、章學誠諸人,就已經對漢學弊端進行了相當嚴厲的抨擊。同時,在漢學家內部如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焦循、凌廷堪、阮元諸人,也已經清醒地認識到漢學諸多弊端並進行糾偏。因此方東樹對漢學諸家及其學術的批評,並非始作俑者。而且,在江藩、方東樹的時代,漢學已過全盛,隨着惠棟、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等人的凋謝,漢學衰微勢成必然;而太平天國運動對江南的掃蕩,更摧垮了漢學賴以生存的學術環境。所以,漢學衰微與《漢學商兌》的攻駁不存在任何的必然聯繫。

就漢宋調和而論,事實上主張此說也不始於阮元,乾隆朝紀昀等人,就主張漢宋持平與調和,阮元謂“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①也不過是站在官方立場上的幌子,並未受到方氏的影響;即便勉強說主張義理、考證、詞章、經濟四分說的曾國藩等,受其影響,但阮、曾諸人也都未能做到真正的漢宋調和甚至融合,隨着西學的侵入,漢學、宋學都無可避免地受到挑戰,而且在西化浪潮下退出主流。清季與民國初始,家國巨變,國將不國,學術界在找尋清朝衰亡與國力不濟的原因時,認爲清代漢學的發達與學者埋頭考據是重

^① 《清史稿》卷四八〇《儒林列傳序》,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43冊第13099頁。

要原因。因此對漢學進行全面清算，而《商兌》對漢學家的極端指斥，適足以滿足各方的需要，所以將其書的作用進一步誇大。

而《漢學商兌》的抄撮性質與惡劣文風，則流毒甚廣。方氏所駁漢學諸家之說與引據諸書，表面看起來內容非常龐雜廣博，然而仔細核對，卻發現貌似博學的方東樹，其所讀之書實際非常有限，基本上是依據二手材料與諸書序跋，即肆意攻駁，惡語詬詈，污詞滿紙，觸目刺眼，甚至不惜人身攻擊，無所不用其極，已遠遠超越了學術駁辨的範圍，失去了一個學者應有的氣度。《商兌》一書，幾乎成了咒詈惡語之詞的大全本和活用詞典！

五 《漢學商兌》點校凡例

如前所論，《漢學商兌》望三益齋刻本為該書最完備、最權威的版本。故此次點校，即以望三益齋本為底本，校以道光辛卯冬初刊本（簡稱“道光本”）、光緒十七年刻《儀衛軒全集》本（簡稱“全集本”）及方東樹《漢學商兌刊誤補義》民國鈔本（簡稱“刊誤本”）。凡諸本間之增刪改易，皆出校記。如道光本原無而《刊誤》增補者，則以“自‘某某’至此，道光本所無”以標明之。凡道光本原有而為刊誤本所刪者，則用“道光本此下尚有‘某某’”以明示之。刊誤本原有而為底本所刪削者，則用“刊誤本原文此下尚有‘某某’”以注明之。凡方氏大段刪改道光本者，則以“此段（或此句）道光本原作‘某某’”以區別之。庶幾使讀者雖僅讀本書，而於道光本、刊誤本、底本三家之版本源流，與夫方氏修訂之深意，底本復替方氏刪削遮蓋之原由，能有一個大致的瞭解，做到持有一本而三本皆

存，以便於讀者。

方氏原書體例，先摘錄漢學諸家論說原文，然後各爲辨正於下。凡錄諸家原文，頂格寫；自爲辨說，低一格寫；其推極義類，旁見側出，非爲正文者，爲低二格寫。今皆依其舊，既存其原貌，又眉目清晰。而其長篇大論，則酌情分段；原書注文體例，爲雙行小注排於正文之下，今皆改爲單行，仍排於正文之下。凡注文中復有注文時，則不再變化字型大小，而以括注的形式標明。

凡全書正文中訛字，及脫文、衍文、乙文等，皆出校記，改爲定本，並於注中詳其依據；凡異文難定，或疑不能明者，則出校而不改字；凡引文中異文異字與原文不同，然不乖原義者，則不更動，亦不出校；而原書中避諱字如“玄”作“元”、“胤”作“允”、“弘”作“宏”、“顒”作“容”等，以及手民氏筆誤等，皆徑改之，不另出校記。凡本書中古今字、異體字、俗體字、生僻字等，則多依《子海》工作條例，盡量統一爲規範的正字，亦不出校記。

古語曰：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誠哉斯言！本書點校之誤，亦必不少，尚祈讀者諸公糾謬正訛，俾成善本，是所願焉！